

编著：乌日切夫 杨·巴雅尔

乌海蒙古族家具博物馆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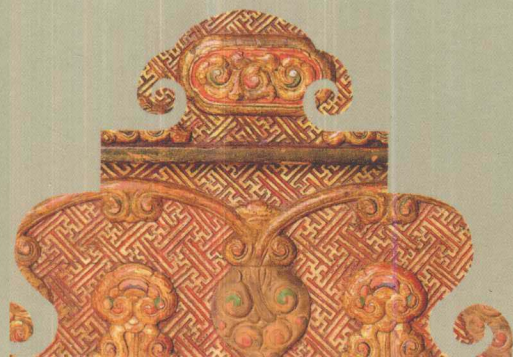
WUHAİ MONGOLIAN FURNITURE MUSEUM COLLECTIONS

蒙古族家具

ᠮᠣᠩᠭᠣᠯᠠᠯᠤ ᠮᠤᠮᠤᠯᠠᠨ ᠮᠤᠮᠤᠯᠠᠨ ᠮᠤᠮᠤᠯᠠᠨ ᠮᠤᠮᠤᠯᠠᠨ



民族出版社



ᠠᠭᠤᠨ ᠮᠣᠩᠭᠣᠯᠢ ᠮᠤᠰᠤ ᠮᠤᠮᠤᠨ ᠮᠤᠮᠤᠨ ᠮᠤᠮᠤᠨ ᠮᠤᠮᠤᠨ ᠮᠤᠮᠤᠨ

乌海·蒙古族

家具博物馆藏品

W u h a i
M o n g o l i a n
f u r n i t u r e
m u s e u m
c o l l e c t i o n s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蒙古族家具：乌海·蒙古族家具博物馆藏品；蒙汉对照/乌日切夫，杨·巴雅尔编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7

ISBN 978-7-105-10202-0

I. 蒙… II. ①乌…②杨… III. 蒙古族—家具—中国—图集 IV. TS666.28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0025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pbs.com>

廊坊市恒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廊坊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2 印张：30.417 字数：90 千字

印数：0001—4500 册 定价：498.00 元

ISBN 978-7-105-10202-0 / T·18 (蒙 2)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蒙文发行科联系退换

(蒙文室电话：010-64228166；蒙文发行科电话：58130904)

ᠠᠮᠤᠩᠭᠣᠯᠢ ᠮᠤᠮᠤᠨ ᠵᠢᠨᠢᠮᠤᠰᠤ ᠮᠤᠮᠤᠨ ᠵᠢᠨᠢᠮᠤᠰᠤ ᠮᠤᠮᠤᠨ ᠵᠢᠨᠢᠮᠤᠰᠤ

乌海·蒙古族

家具博物馆藏品

W u h a i

M o n g o l i a n

f u r n i t u r e

m u s e u m

c o l l e c t i o n s





序论

我国家具的历史渊源与发展

家具虽然是人类的生活用品，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价值远远超过了它的实用性，成为人类文明的象征和精神文化的载体，集中反映着不同时代人们的审美追求和价值取向，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发展历程。

家具的起源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有关专家研究，其雏形可能与人类早期的祭祀有关。就是说，家具从原始的祭祀神灵和祖先祭祀的用品逐渐普及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所用。但早期的家具无论是与人类原始时期所创造的日用品难以分离。从这个意义来讲，家具的发展还是与人类的实用性需求直接有关。虽然早期原始先民的起居方式为席地而坐，但有些用品已具有日用品和家具的双重功能。如临时使用的石墩、放置物品的木架等虽说非常简陋，但已具备了家具的基本特性。由此可见，就家具的使用性功能而言，其起源无非有两个方面：一是为了放置和储存生活用品；二是为人类自身的起居方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对这两个方面的需求在不断的增长，因而，家具也从起初的多用型与简陋型向专用型与复杂型发展，同时也逐步兼备了实用型和观赏型的双重性，富有了特殊的文化属性和内涵，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家具艺术。

据有关研究获悉，我国家具艺术有文字可考和形象可证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从家具的起始、形成、发展到成熟，不同历史时期的家具均受当时社会经济的制约和人们的思维与情趣的影

响，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和审美特点。史前时期是我国家具发展史上的童年时期。随着早期人类构建房屋和修造水井等木工技术的形成，特别是榫卯技术的应用，为家具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出现供人们就地而坐的席和各种原始木器案、几、几等，成为此后出现的低矮性家具的雏形。到了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出现了供人们席地而坐的完整的低矮型家具，同时不论是在制作工艺上，还是在品类与功能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与拓展。如浪漫神奇的楚式漆木家具就是典型的佐证。它所具有的精美绝伦的漆器工艺和独具匠心的雕刻手法不仅标志着中国家具开始具有纯粹的装饰欣赏价值，而且也开创了后世家具雕刻工艺之先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家具发展史上的一次大的变革时期。随着同各民族的广泛接触，特别是与北方少数民族的频繁交往和各教派之间的文化交流，在床榻类和椅凳类为代表的家具方面出现了显明的变化，如“胡床”的广泛使用、“高坐具”与“高家具”的启用，一改过去人们的起居方式，使传统的起居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出现了低矮型家具向高型家具转化，席地而坐的习惯向高坐垂足转变。这是中国传统家具首次受到外来民族或国家家具文化影响的结果。到了隋唐五代时期，家具的形质基本废弃了原有的形态，趋向高型发展，同时也进入了高坐垂足起居的新时代。由于唐代是我国封建时期鼎盛时期，家具制作在传承过去的同时积极吸纳外来文化要素，使我国的家具艺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宋代是我国家具艺术走向成熟，并得到繁荣发展时期。高型家具品类不仅增多，而且在制作工艺和装饰手法上出现了多样化趋势。大多数专家们一致认为，明代由于当时手工业的进步，海外贸易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使得中国家具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以硬木为材质的明式家具开创了中国家具历史的新纪元，不仅品类繁多、款式新颖，而且以其古朴雅致的造型、精巧规范的结构、简洁工整的工艺和自然清新的色泽为世人所青睐。清代家具在传承了明代家具的一些基本特点的基础上，涌现出多种不同风格的流派，使得这一时期的家具艺术出现了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如广式、苏式、京式等不同家具艺术风格的相继形成，极大地繁荣了家具的发展。清末至民国时期，由于当时社会经济

的动荡和变革，中式家具受到了西方家具的影响，在工艺上开始追求精雕细刻，注重装饰，明显地出现了洋化的痕迹，使我国的家具艺术又一次受到了外来文化的有力冲击。但是，这一时期家具的多样化发展，并不意味着我国家具艺术的衰微，从文化的视野来看，应该是不同区域或国度家具文化间的一次“对话”，它对我国传统家具艺术的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蒙古族家具概述

蒙古族家具的起源大体同我国中原地区同步。但有关文字史料记载甚少。蒙古文化是集蒙古民族形成之前北方诸多游牧民族文化之大成发展而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包括山戎、东胡、匈奴、丁零、乌桓、鲜卑、敕勒、柔然、回纥、契丹、蒙古等。这些民族都曾在历史上更迭出现，一度雄踞北方草原，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和交融，特别是在文化方面承前启后，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游牧文化。所谓蒙古文化之概念，就是在传承和发展这一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我们在谈及蒙古族家具文化时，不得不追溯到早期活动在我国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在人们的想象中，一般都认为游牧民族很少使用家具或者家具的起源会晚一些。实际上，家具的起源和发展与早期人们的手工业的兴起与发展息息相关。北方游牧民族的手工业的形成应该领先于其他民族。早在5000-6000年前，北方游牧民族就已经驯养了野马，将马作为自己的生活生产工具，并开始制作马用具，特别是马镫的创造与运用，开启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相继出现的蒙古包建筑，实际上完全是一种手工业产品。从它的全木结构的工艺和榫卯技法及其精准合理的力学原理来看，完全可以佐证当时游牧民族的手工艺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准。从上述情况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马具和蒙古包产生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简单家具就已经开始形成了。毋庸置疑，北方游牧民族家具之所以产生的较早，是由于他们的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正是由于其游动的生活生产方式需求，蒙古先民们不得不将其生活生产用品规整放置在一个固定的“家具”中，以便经常性频繁地游牧。蒙古包和蒙古族

民间家具所具有的便于拆卸和组合折叠的工艺特点，就是源于当时这种生活需求和习惯。据有关史料研究，到匈奴帝国时期，北方民族家具已经有了较成熟的发展，特别是宫廷家具开始形成，使家具的观赏性和艺术性得以充分显现。当时的东胡和其后的鲜卑、柔然等民族在其区域统治与雄踞蒙古草原时期，也都已开始制作和使用家具，其基本风格大致同匈奴时期的相仿，古拙质朴、庄重浑厚、简洁大方，相对当时中原地区的家具，略高大而便于拆卸和组合，且品类较多。正因如此，随着当时北方民族与中原地区频繁接触，在文化方面相互产生了广泛的交流和影响，以“胡”为统称的“胡琴”、“胡床”、“胡服骑射”等各种先进的用品和生活方式传入中原地区，为中原地区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原地区传统的席地而坐方式向高坐垂足改变，出现了从使用低矮型家具向高坐具的发展，无疑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影响息息相关。辽金时期的家具，不仅传承了匈奴以来北方传统家具艺术，而且还吸纳了中原地区的制作工艺，使这一时期的家具进一步得到了繁荣发展。这时期宫廷家具不论是在质地还是在制作工艺上都显现出华丽润研、丰满端庄的特点。民间家具种类增多，更加注重色泽和纹样的装饰。

蒙古帝国时期到元代是蒙古族集北方民族家具之大成，形成自己民族特色和风格的特殊时期。从十二世纪开始，原为东胡系的蒙古部落在北方草原迅速壮大，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人不仅征服了整个北方草原，而且将疆域扩大到欧洲各地，统治了世界近三分之一的版图，建立了庞大的蒙古帝国，极大地促进了欧亚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社会变革。由于当时蒙古统治者所采取的开放的政治经济政策和开明大度的择优纳贤策略，使得不同国度和民族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交流与吸纳，不仅一批文才武略的异族同胞被推举到统治阶层，而且一大批从事手工业的技术人员得到了特赦，成为帝国手工业和建筑业的重要从业者。因此，就当时的蒙古宫廷家具而言，在传承原草原游牧民族传统制作技术与艺术特点的同时，大胆地吸收了欧洲家具精雕细作、庄重华贵的艺术技法和包括中原在内的东南亚地区家具俊秀文雅、简洁工整的工艺特点，使蒙古族家具集不同国家和民族家具之大成逐步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据有关考古史料与实物来看，元代家具基本沿袭了蒙古帝国以来的传统风格，家具形体硕大而庄重、雕饰精湛而细微，具有庄重、豪放、华丽之特点，明显的体现出蒙古族开放、宽容、剽悍、富丽的个性特点和审美追求。

明清时期，随着元朝的覆灭和政治纷争的不断延续，蒙古族宫廷家具不仅没有得到发展甚至出现了衰微，有好多经典的传统家具慢慢被遗失。这虽然同当时我国家具的总体繁荣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但不得不提出的是，明清家具之所以出现空前的发展，是与元之前北方民族的家具的影响和元代家具的发展，特别是宫廷家具的发展息息相关。当然，元代宫廷家具是在传统的北方游牧民族家具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虽然到了明清时期，元宫廷家具出现了衰微，但民间家具仍在不断的丰富，并出现了多元繁荣发展的态势。

蒙古族家具博物馆馆藏民间家具

上述情况表明，蒙古族家具是我国家具艺术的一束妍丽的奇葩，它以其特有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别具匠心的艺术风格，赢得了世人的赞誉。

蒙古族家具博物馆经过多年努力，收集、珍藏了近 600 多件蒙古族传统家具，其年代从清朝早期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等，有些还系更晚时期的用品。这些家具多数来源于内蒙古西部牧区和农牧结合带地区，基本代表了内蒙古西部民间家具的特点与风格。收集、珍藏这些传统民间家具，不仅对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研究和弘扬蒙古族家具艺术至关重要。

就蒙古族家具艺术而言，大体可分为三大类，即宫廷贵族家具、宗教寺庙用具和民间传统家具。蒙古族宫廷贵族家具具有雍容华贵、造型饱满的风格，工艺多为精雕细刻、繁缛华丽之特点；宗教寺庙家具则具有简洁工整、庄重大方的风格，工艺多为浑厚稳重、雕饰富丽之特点；而民间传统家具明显地体现出质朴端庄、

色彩深艳的风格，工艺多为繁缛俊秀、华丽浪漫之特点。从蒙古族家具博物馆馆藏家具的总体情况来看，大都属于民间传统用具，其艺术风格和工艺特点基本上代表了内蒙古西部民间家具的总体概况，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内蒙古西部蒙古族民间家具提供了宝贵的实物。

纵观这些家具，从质地上来看多为当地特产的松木、杨木、桦木和榆木制作加工而成。其中，用松木和杨木居多，一般桌、箱、橱、椅等略大的家具，均用较硬质的松木，食品盒、化妆匣之类小巧的家具用较软质杨木来做。

从用途上来看，这些家具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即坐卧类、贮藏类、桌案类和架具类。坐卧类主要有床类和床桌类两种。所谓的床桌是以桌为型，两个以上的桌组合而成的不同床类。如一种为侧面有盖，或有长抽屉，内放珍贵的衣物或用具。另一种为长方型板箱，内放不经常用的物品。还有些床桌实为一种架具，无盖无抽屉，以便零时放一些手头物品。床桌上一般都叠放被褥。储藏类形制很多，有柜类、箱类等，这些用具也大都具有多功能。比如，箱柜、桌箱。桌案类有专用的桌与案，也有桌案两用的。如炕桌、供桌、高足桌等，这些有时也作为案来使用。架具类主要有用于放置碗筷的碗架、存放其它用具的器皿架、摆设各种工艺品的陈列架和箱架等。

就这些家具的特点而言，我们可以大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

一、造型与用途

大部分家具属中、低类型，且体积小、易于移动，形制多为方正，用材厚实、结构灵活。多数无屉无盖的家具，如箱架、器皿架均可拆卸，好多碗柜和桌子可以折叠。特殊的游牧生活决定了这些家具的构造特征，不仅便于搬迁，而且一物多用，利于在空间有限、圆形结构的蒙古包里置放和使用。

二、制作与工艺

家具的结构主要靠榫卯连接，其做法是将主要的构件组成一个基本框架，然后根据所需，装备各种不同的附件加以完善。部分家具以木材的原色为主，如桌凳类等。多数家具则采用厚漆重彩，麻灰裱糊，有的甚至采取雕刻镂空及镶嵌等技法，不仅增强了家具的立体感，而且表现出华贵富丽的特点。

三、图纹与艺术

以红、黄、蓝为主色调，在家具装饰方面追求华贵艳丽，以厚漆重彩的纹饰与图案来加以绘制是蒙古族家具的重要特点。这与这个民族热爱自然、崇尚自然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不无关系。一般情况下，图纹设计不仅结构严谨、构思巧妙、而且规整大方、生动协调，多以对称、对比、平衡等构图方式和工笔、线描、写意等手法展现出一幅幅令人叹为观止的画面。如箱柜、桌案等家具图案通常在中间部位画一个主题图案，像游龙、雄狮、麒麟、骏马等，然后在四周沿边描绘出与主题图案相呼应和协调的其它图纹，用以衬托主题图案，使得整个画面显得清新脱俗、亮丽华贵。

四、寓意与象征

通览蒙古族民间家具图纹，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动物类纹，如龙、虎、马、狮、麒麟、五畜等。这些动物，特别是马的频繁出现不仅与蒙古民族的生活生产方式有关，而且与其信仰与图腾崇拜息息相关。二是花草纹。艳丽多彩的花草纹充分体现着蒙古族热爱生活、崇尚自然、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三是几何纹，如寓意坚固的回纹与犄角纹、象征吉祥的盘肠纹与云纹等。这些纹饰的大量运用，或作为主要装饰纹样，其蕴含的寓意不言而喻。四是生活情景与其它图纹。如以故事情节为题材的构图和与宗教有关的八宝图纹等。另外，牧民在蒙古包中摆放这些家具时，有其相对固定的位置与规矩，即以火撑为中心的圆形空间促成蒙古族传统家具组合的“双环结构”。内环为

围绕正方形火撑区位的“三张碗桌”构成的方形组合，而外围则是紧靠哈那的“箱—柜—佛龕—床桌—柜—箱”等构成的圆形环绕组合。这种双环结构形式诠释着游牧民族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传统思维和朴实的宇宙图式，对我们从整体上更深层次地了解和研究蒙古族民间家具开启了新的思路。

